

③ 国运之弈

决战 金融街

雨狐 著

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
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

③ 国运之弈

决战

金融街

雨狐 著

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
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

· 北 京 ·

目 录

上 惊涛拍岸

- 第一章 楔子 我拒绝 / 3
- 第二章 纠缠与恍惚 / 5
- 第三章 战士君王，爱慕怜惜 / 10
- 第四章 重振南工 / 15
- 第五章 冷遇 / 20
- 第六章 报复 / 24
- 第七章 从嫌隙到猜忌 / 29
- 第八章 小人得志秋风瑟 / 33
- 第九章 去留肝胆 / 37
- 第十章 爱之深 / 41
- 第十一章 满堂花醉亦黯然 / 46
- 第十二章 言语相接 / 51

- 第十三章 蹈海生怨 / 56
- 第十四章 我走，秋实不倒 / 60
- 第十五章 锦绣江山应帝王 / 65
- 第十六章 活久见，色生香 / 70
- 第十七章 无钱沽？舍身可也 / 74
- 第十八章 酝酿 / 78
- 第十九章 牛市的烦恼 / 82
- 第二十章 欢迎加入野蛮人 / 87
- 第二十一章 秋雨愁煞人 / 92
- 第二十二章 骑虎 / 99
- 第二十三章 各领风骚 / 105
- 第二十四章 如此而已 / 110
- 第二十五章 暴跌 / 115
- 第二十六章 暴跌砸不死 / 119
- 第二十七章 网！网！杠杆！杠杆！ / 124
- 第二十八章 心障与刀枪 / 129
- 第二十九章 我爱你 / 133
- 第三十章 无法回头 / 138

下 彩云归

- 第三十一章 大崩盘 / 145

第三十二章	万死	/ 150
第三十三章	挣扎	/ 155
第三十四章	南工绝境	/ 160
第三十五章	绝杀与镇压	/ 164
第三十六章	终极对决	/ 169
第三十七章	夺走你的一切	/ 173
第三十八章	为什么	/ 178
第三十九章	杀机与脊背	/ 184
第四十章	善恶到头，雨疏风骤	/ 190
第四十一章	尾声	/ 196

惊涛拍岸

上

JUEZHAN
JINRONGJIE

第一章

楔子 我拒绝

东方雨静静地凝视着半跪于身前的南风骤。

三年，海天之隔，似乎丝毫没有让眼前人显出哪怕一点点的陌生。挺拔秀颀，白衣如雪，眼角、鬓角、唇角，这些曾经如此熟悉又如此贴近的所在，现在依旧生动和鲜明，曲线与棱角宛若镌刻。三年的沧桑似乎并没有把这些棱角打磨圆滑，那些明晰而充满张力的线条依旧强烈地表现着自己，只是坚毅锐利的深处，隐隐藏着沧桑与韧性。

那双眼睛曾经是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，如今却化作最深沉的海洋。

虽然当年曾痛彻心扉，虽然那一走如此决然，但这三年，一千多个日日夜夜，难道真能誓相决绝、不复相思？

三年，谁敢说，心中须臾不曾想？

三年，谁敢说，梦里依稀不曾见？

南风骤手捧着戒指微微颤抖，看向东方雨的眼神写满了热切，宽阔的胸膛急速地起伏，仿佛有一股力量随时要撕裂身躯，要把佳人紧紧拥入怀中。

仿佛事先约定好的，大堂的钢琴曲再次悄然换成了卡农，旋律似乎被倾注了特别的情感，声声行板，直透灵魂，更是即兴加入了许多变奏，一遍一遍循环的和弦更加缠绵悱恻，仿佛要纠缠生生世世，不可断绝。

柳慕青和谢在渊躲在屏风的背后，屏息凝气，似乎在等待什么却又害怕见到什么。

虽然多多少少已经知道南风骤的计划，但当清晰地听到“嫁给我”三个字从他口中吐出，并不是说给自己的那一刹，柳慕青的脸依然刷地一下失了血色，她纤弱的身躯一阵微微地颤抖。

仿佛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求助，她虚弱地望了一眼谢在渊。

谢在渊如同无波的古井，看不出一点喜怒哀乐，但柳慕青却瞬间从他眼

神的最深处，捕捉到一丝极淡极淡的刻骨铭心的感觉。谢在渊的双手十指交叠，静静地放在膝盖上，右手的虎口却已经被无意识地掐得通红。

柳慕青脸上的血色更薄了几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两人的目光偶然一触，身子同时微微一震，又条件反射般错开去。

不知何时，两双手已轻轻握在一起，却都是冰凉不堪。

沉默的时间有些长。

邻座的目光越来越多地聚拢了过来，半跪的南风骤，背上开始承载越来越多的视线，但他依旧挺拔得犹如一截玉柱，眼睛里半是海水、半是火焰。

“对不起，我拒绝，你起来吧。”

清冷得犹如冬至午夜的一壶雪水，把南风骤从头到脚浇得冰凉。

卡农的和弦骤然破碎纷飞。

“雨……为什么？你还恨我吗？不！不会！不会的！你不是说……”南风骤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茫然地半跪了许久，似乎才终于反应过来，不可置信且无法接受地使劲摇着头。

“我不怪你，只是因为于情于理，你在南工事件里，是无辜的，仅此而已；我之所以愿意见你，是因为我觉得，应该给你一个解释当年是非的机会，仅此，而已。

“世易时移，很多事情，没法回头，请你不要误以为，澄清了一切就意味着要续上当年断绝的一切。这里人多不雅，请你起来。”

“不，”南风骤的眼神里写满了决然，颤声道，“你不答应，我不起来！”

第二章

纠缠与恍惚

东方雨看向南风骤的眼神带上了一抹不加掩饰的失望。

“感情和缘分，不是死缠烂打就可以获得的，如果不想让你我都在众目睽睽之下陷于尴尬的境地，或者说，你不是想利用这种尴尬来迫使我答应什么，就请起来。”

“好好坐下，我们还能像故人一样，说说话。”

东方雨的声音非常平静，自始至终，南风骤突如其来的冲动求婚，并没有在她的脸上掀起哪怕一丝丝涟漪。

躲在屏风背后的柳慕青有些忍不住，想要冲上前去解围，被谢在渊紧紧按住双手，摇了摇头。

南风骤的脸一阵青一阵白，挣扎良久，终于涨红着脸起了身。

“雨，我知道，你对我是有感情的，你不可能忘记我们的过去！我知道，你只是一时半会儿还没法解开心结，但是我绝对不会放弃，我会给你时间，我会一直等，等到你回心转意的那一天……”

“随便吧，南先生，你有你的自由，我也一样。”

南先生——这是东方雨今晚第一次正式称呼南风骤所用的措辞。

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，她的声音除了淡淡的厌倦，更是平静得如同亘古的冰河。

“2012年，我国乘用车保有量达1.2亿辆，仅次于美国，数量世界第二，增速世界第一！90%左右的车主常规保养至少半年一次，50%左右甚至每三个月一次，常规保养年均消费3500元左右，据此估算，汽车售后市场，包括维修保养、美容改造、二手交易、金融服务等，市场总规模超过4000亿……所以银安股份跨界汽车售后市场……我们强烈看好！”

秋实基金的深度研究报告答辩会上，汽车研究员肖心毅谨慎地组织着言辞。他知道，自己最重要的听众、目前全面主持投研工作的东方雨，最喜欢

有大量数据支撑的结论，为此他极尽可能地把数字陈列得充分透彻，饶是如此，看似侃侃而谈的他依旧脑门见汗，两只手指下意识地交替敲击着桌面，缓解着紧张的情绪。

东方总亲自主持的深度报告答辩会，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过的。

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……

“暂停，从看好汽车后市场直接跳到看好银安股份，中间你略过了多少逻辑环节？”东方雨质疑的声音响起，“回答我几个问题，首先，你告诉我汽车售后市场最看好的3个子行业及其利润水平。”

“国内数据还不清晰，美国的情况——最大的子行业是汽车配件销售，市场规模2380亿美元，毛利率30%以上，而银安股份切入的正是这个行业，网上卖轮胎……”对东方雨的凌厉问题早有准备，肖心毅的对答从容不迫。

“汽车轮胎多久更换一次？”

“一般两年或者六万公里。”

“一套轮胎平均售价是多少？银安有何优势？”

“以固特异为例，主打轮胎单条一般卖650~700元，银安网店售价400元左右包安装，如果抢到券的话，还有优惠……”

“那么简单算一笔账，1.2亿辆车每两年换一次车胎，消费1600元，一辆车行驶时间约10年，总市场容量960亿，”东方雨的声音飞快而不带感情，肖心毅抛出的一串数字瞬间便在她的脑海中被加工、处理，并经过了严苛的审查，“目前车胎业务基本被4S店垄断，未来最乐观的情况是打破垄断，银安拿下10%的市场份额，96亿，低价策略净利率估计最多10%，净利润不到10亿——这就是银安的极限，而且不知道多少年之后才能实现，但现在，银安每年亏损1个多亿，却已经有了130亿市值……你觉得这是合理的吗？”

肖心毅的呼吸有些急促散乱。

“轮胎……轮胎只是第一步，流量入口，获得客户之后，可以延伸到汽车美容、改造甚至金融和其他高端消费的营销，毕竟有汽车的用户收入和消费能力一般比较高……”

“消费频率？一家一年只光顾两三次商家，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你的消费行为？”

“这，这……”豆大的汗滴终于在肖心毅的额头上挂不住了，“东方总，其实……其实市场对银安股份，就是炒炒概念……”

“那好，炒概念也不是不可以，但那就是另一套玩法。”面沉如水的东方

雨并不因为肖心毅的服软撤退就放弃追击，“你告诉我，汽车后市场这个概念，是处在酝酿期、接受期、过热期还是消退期？为什么？银安在汽车后市场概念股里的地位是龙头还是附属？龙头会炒到多高，行情持续多久？见顶的原因和标志会是什么？关于银安，你和多少家买卖方交换过观点，他们的观点又如何分布？”

弹幕般的轰炸之下，肖心毅面红耳赤地愣在当场，一个字也憋不出来。

“逻辑我且不问你了，银安股份的网店、线下服务点、传统4S店，你做过多少现场调研？”肖心毅不说话，并不代表东方雨就不再继续轰炸。

“跟着券商组织的草根调研，去过三家，要点在后面的PPT里……”肖心毅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，快速点击着鼠标，试图寻找到自己曾经煞费苦心的证据，把狼狈的场面扳回一城。

“券商组织的草根调研！”东方雨冷声打断了肖心毅的陈词，“秋实是第一大基金，一旦重仓就是数以亿计的买入，研究员重点推荐的个股，信源竟然只依赖外部券商，那我们的投资还有什么优势？我告诉你，银安股份公告开设轮胎网店一周之内，我就体验了一下他们的服务，一句话，非常不专业！野蛮生长、管理混乱的毛病，一样没落下。”

“如今，海外对冲基金已经懂得用卫星和无人飞机刺探商业情报了，就算国内一时还做不到，独立开发信息渠道总做得到吧？心毅，你也算是资深汽车研究员了，汽车行业的专家、企业家、核心一线的人脉资源是拿来当摆设的吗？”

“投资研究，最重事实与逻辑。”看着被训斥得满面羞惭、无言以对的肖心毅，东方雨顿了一顿，口气稍稍缓和，却依旧严肃，“研究，说穿了就是梳理证据和逻辑链条，然后一个节点、一个节点思考确认的过程。形成不了证据逻辑网，只关心最抢眼的几个亮点就轻率地投资，是要吃苦头的！基金经理在前线冲锋陷阵，研究员在后方输送炮弹，如果送来的都是哑弹、臭弹，我们在战场上会死得多冤？”

“是是是，东方总，我，我一定深入研究……”1米88、极是高大威猛的肖心毅在东方雨毫不留情的批评之下，面红耳赤。

“林总现在管研究管得少，你们是一个个马放南山了，这次的深度答辩不能给你通过，兵贵神速，下周末之前重新讲一次！后续的草根调研和验证也赶紧跟上！再不能让我满意的话，这个季度考核就别想优秀了！”东方雨丝毫不留给对方敷衍偷懒的机会。

“加油吧小心心，同情你啊！东方总越来越像当年的林总了……”肖心

毅吐着舌头瘫软在座位上，身边的李鲲鹏同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安慰性地递上了一包辣条。

“唉，东方总对我们其实没得说，能教的是倾囊相授、毫无保留，可就是太严格，最近她心情又不是太好……”肖心毅哭丧着脸，“总之整整这一个礼拜晚上两点之前别想睡觉了……”

“你放心，”已经收拾资料就要步出会议室的东方雨似乎听到了两人的对话，淡淡地回头，“如果秋实基金真会有人累死，我东方雨一定是第一个。”

肖心毅一个哆嗦，再不敢多说一个字。

“东方总，有，有人找，就在前台，还是上次那位，怎么劝也不走……”东方雨前脚出门，前台的小姑娘便神色古怪地跑了过来。

东方雨神色一冷，隔着玻璃门看去，推着整整一花车火色玫瑰的白衣翩翩美男子，不是南风骤又是谁？

“小雨，你终于肯见我了，”南风骤推着花车，三步并作两步上前，眼眶发红，声音颤抖，“我知道你觉得我不够真诚，所以你看，这次我带来1238朵玫瑰，每一朵都代表这些年我每一天的歉意……”

“南先生，”东方雨毫不客气地打断了自说自话的陈情，“我应该已经说过，世易时移，有些东西，一旦断绝，是不可能重续的，希望你成熟一点。”

“雨，你看看这些玫瑰，我特地为你预定的……”顾不上秋实办公室里四面八方偷瞄来的眼神和隐约可闻的笑声、议论声，南风骤的眼神和声音充满哀求。

“南风骤先生，”东方雨闭上双眼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口吻突然有些温和，“当年的事情，过去的，都已经过去，虽然结局不堪，但至少，到现在为止，在我心里，依旧有很多美好的回忆。”

“但如果你还是这样一再地纠缠下去……”东方雨眼帘掀起，不见了旧日温柔，只有冷淡如霜，“那就会把最后一点点残存的美好，也消磨殆尽了。”

“所以，南先生……”

“如果没有必要的话，我们今后不要见面了吧！”

看着东方雨美得犹如水墨画一般的背影渐渐淡去，南风骤一阵恍惚，百感千言堵在心口，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

谢在渊这几天同样有些恍惚。

从来都一丝不苟的他，做研究、写报告的时候，竟然连续犯了许多低级

错误，这着实令他心烦意乱。而更令他心烦意乱的是，陷在这种心烦意乱里的自己，竟然没有什么办法解脱。

连续几个晚上，他强逼着自己铺纸研墨，抄一段《齐物论》，一是静心，二是告诉自己，生死可齐，物我可一，何况其他？但每每写到“毛嫱丽姬，人之所美也；鱼见之深入，鸟见之高飞，麋鹿见之决骤”几句，好容易静下来的心总是一乱，不知不觉败笔连连，尤其那个“骤”字更是别扭横生，每每长叹一声就会丢下笔。

抱着一沓厚厚的资料，谢在渊有些失神地下着台阶。

最近又访得一家隐秘的粤菜馆子，汤水煲得极好，已经亲自试了一次，该喊上慕青和东方雨一起尝尝了。

东方雨……现在南风骤回来了，再经常喊她，还合适吗？

可是如果突然不喊她了，是不是又太过刻意？

所以说，是假装什么也没发生好呢，还是不着痕迹地减少喊她的频率？

万一被发现端倪，如何解释？

无数个“可能”与“如果”蠕虫般在谢在渊脑海里纠缠蠕动，极少分神的他突然发觉自己一脚踏空时，整个身体已经从楼梯顶端不可控地摔了出去。

“要糟。”谢在渊只来得及在心里一惊，旋即失去了重心。

第三章

战士君王，爱慕怜惜

在自己的寓所里，谢在渊的左胳膊上带着夹板，脚踝乌青肿胀得已经穿不了鞋，脸上贴着纱布，甚是凄惨，一双拐杖静静地斜倚在客厅兼书房的沙发边。

咯吱一声，厨房门开了，柳慕青小心翼翼地捧着一碗小米粥走出来。浓重的热气蒸腾而起，虽然已经隔了一层毛巾，烫手的感觉依旧可想而知。倔强的姑娘秀眉微蹙，捧着粥碗的双手微微颤抖，显然在忍受着不小的痛苦。即便如此，姑娘的每一步都很小心、很慢，生怕一个失手把粥打翻一地。

“慕青，烫手！快放下！”

谢在渊心中一急，挣扎着就要起身。

看到谢在渊努力用唯一完好的右臂支撑着身子，柳慕青一时也顾不得许多，三步并作两步冲了上前，随手把粥碗搁在茶几上，扶住了谢在渊。

“不能乱动，大夫说至少要静养两周才能下床。”

谢在渊没有说话，只是用力抓着柳慕青的手——水葱般的十指已经烫得通红。

“慕青，你这是何苦……”谢在渊的声音渗着浓浓的心疼，“我随便叫个外卖就好了，你看看你……”

“在渊哥哥，拿人家辛辛苦苦熬的粥和外卖相比，慕青可是会伤心的哦。”虽然唇齿间带着浅浅的哀怨，但不知为何，柳慕青的声音却没有一丝丝昔日俏皮刁蛮的模样，出奇地温柔，仿佛……

仿佛是极尽顺从贤淑的小妻子。

似乎是这个比喻太过心惊，谢在渊一时不敢想下去，想岔开话题，却不知道说些什么。

“先等粥凉一凉，我去给你拿鸡蛋，一会儿半晌午我去买几根骨头炖汤，这些日子多补补钙，好得会快一点儿……”

柳慕青一面低声说着，一面起身又要去厨房。

“慕青！”谢在渊不知为什么突然握紧了柳慕青的双手，不让她离开。

柳慕青蓦地转过身，双眼灼灼，凝视着谢在渊。

不知怎的，谢在渊竟不敢直视柳慕青的眼神，躲闪再三，终究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陪我……坐一会儿，好吗？”

柳慕青笑了。

“还在想东方姐的事吧。”

谢在渊默然，良久，缓缓点了点头。

“真羡慕东方姐，好像她才是我命里的魔障，你也好，南哥哥也好，我喜欢的人，心里都是她。”幽幽的声音，在谢在渊的耳中却仿佛石破天惊。

终于，捅破了最后一层纸。

谢在渊浑身一震。

“慕青……”许久，谢在渊勉强开口，双唇却好似负着千钧巨石。

“不用担心，在渊哥哥。”柳慕青脸色微微苍白，笑了笑说，“还记得我很早以前说过的话吗？对于东方雨，我恨不起来。”

“第一次在鸿信证券看到她的时候，只觉得她英姿飒爽，心里满满的是对她的佩服和仰慕。

“她渐渐和南哥哥在一起了，那个时候，我的心里曾经充满了怨恨，我以为我恨她，但最后却发现，我恨的是那个无力留住南哥哥、内心深处又不知道怎样才好的自己。

“东方雨拿到‘新财富第一’的那个晚上，我远远地看着他们俩手拉着手，穿过满座的浮华飘然离去的样子，心中像被刀割了一样痛，但我竟然连一点点愤怒都提不起来，因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一种我没有权利去破坏的美……很美，真的很美。

“再后来，南工出事了，南哥哥孤身去了海外，那是东方姐一生里最黑暗、最悲惨、最无助的时刻，我也再没有什么理由恨她了。

“这以后的三年，你、我、她就这么似乎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一起，虽然有这么多风风雨雨，爸爸也被奸人所害，离开了我……”

姑娘的眼圈微微发红，黄莺儿一般的声线丝丝颤抖。

“可除了爸爸的事情之外，青儿觉得，这三年，其实是最快乐的时光。我们三个人就好像手足亲人，可以不用想太多，不用顾忌未来的种种可能，

只是开开心心地、认真地、努力地活在当下。

“我心里多想这样的日子能永远永远持续下去，因为我知道，也许，这是我这辈子，能离你最近的距离了。”

“慕青，我……”看着平静中有些凄然的柳慕青，谢在渊油然而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感觉，他嘴唇嚅动，想说些什么，却被一只柔若无骨的纤纤玉手轻轻掩住了嘴。

一阵淡雅却醉人的清香，如同一瓣茉莉落入无波的古井。

“但我心里其实一直明白，这终究是不可能的，我们只是在这种虚妄的幸福里越陷越深，可是不管多美的故事，总要有个结局。”

“或许南哥哥回来得有些突然，却是打破这种虚妄最好的办法。”

“但又能如何呢？如果东方雨和南风骤能破镜重圆，或许一切迷障自然就有了出口，”谢在渊双眸中闪过一丝异色，却终究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，“只是如今，这两人……”

“真像你会说的话呢，在渊哥哥。”柳慕青把谢在渊神情的细微变幻悉数看在眼里，有些自怜地笑了笑，“总是静静地等待一切变化运转的趋势，在你眼中清晰不可破的时候，再从容上前作出最正确的抉择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没关系的，我一直都知道你是这样的人。我也一直知道，在你心目里，始终是喜欢东方姐更多一些。”柳慕青摇了摇头，“当然，每次确认这件事情，我心里都还是不可避免地有点不好受。”

“对不起！”谢在渊不再犹豫，终于冲口而出，“慕青，坦白地说，在《博知周刊》第一次见你的文章，我就产生了一丝异样的好奇和心向往之；那夜在云泥茶社听你面带泪光独自低吟，到后来与你诗词唱和，我一天比一天把你引以为知己；后来你惨遭变故，却坚强地走到今天，怜惜之余，我对你越来越欣赏钦佩……慕青！我，是喜欢你的，只是东方雨……我没法说服自己开启一段不够纯粹的感情，这对谁都不公平，所以我……慕青，对不起！”

“还只是喜欢吗？真是的……总是……输给东方姐呢。”姑娘微笑的眉眼有些湿润，却透着一丝谢在渊从未领略过的爽朗。

“所以我现在比谁都希望南哥哥和东方姐能够重归于好，不管是为了他们俩的幸福，还是我自己的小小私心。”柳慕青眼神清亮，坦诚自揭。

“可是，他二人如今形同陌路。”谢在渊双眉微锁，满眼的无奈，“若是